



# 香港的酒吧

王璞



提起香港的酒吧，人們第一想到的是中環蘭桂坊。其實蘭桂坊的名氣是對本地鬼佬而言。那是最多本地鬼佬出沒的酒吧，以致在那些大小酒吧裡，通用語言不是粵語而是英語。

要體驗香港真正的大眾酒吧風情，灣仔酒吧街是個好去處。所謂的灣仔酒吧街，是駱克道、盧押道和謝斐道酒吧街的合稱。在那一帶，大大小小的酒吧夾雜在一些中小食肆之間。情況往往是這樣的：一班朋友在附近某食肆聚餐過一回，還不盡興，便到這裡來繼續消遣。這裡是香港本地人和外國遊客所愛。五六十年代，韓戰和越戰時期，那裡曾是美國水兵聚集的場所，戰後軍艦不來了，這裡便蕭條了很多。蕭條有蕭條的好處，不那麼吵鬧了，風塵女子也少了。街道變得安靜內斂了一點。只有美國航空母艦來港停靠的日子，才又到了此地酒吧老闆們的節日。街上遊走着成群結隊的美國大兵，所有的酒吧都爆滿。爵士風樂聲從四面八方的門窗裡流泄出來。不過，那些水兵不是當初那些愛搞事的兵大爺了。相反，與一般酒吧客相比，他們更大方，更豪爽。在海上飄流了那麼久，上了岸好像沒有明天似的，恨不得把口袋裡的錢一夜吃光喝光。

平常的日子裡，相對蘭桂坊而言，這些酒吧街比較安靜，價錢也比蘭桂坊便宜。很多店堂是開放式的，不想進去飲酒的遊客，也可走馬觀花地體驗一回香港的酒吧文化。初來香港時，我的思維還停留在內地的革命宣傳中，晚上讓身高體壯的男性友人陪着，才敢在那幾條街匆匆走一遭。後來發現並無可怕之處，也曾跟朋友進酒吧消遣過一兩次。比起內地那些搖滾又消費高的酒吧，此地倒是又安靜又便宜。

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和金馬倫道一帶，也有不少酒吧。有些從中午十一時就開門營業，兼作午餐生意。有一天我一個人逛街，腿酸口乾之際，在赫德街上一間開放式小酒吧坐下來，要了杯啤酒。正午時分，店堂裡除我之外，只有一名着件吊帶裙裝的鬼妹，正靜靜望着大街，面前有一杯喝了半杯的血紅瑪羅之類。街上也是靜靜的，比起剛才彌敦道、金巴利道一帶的熙攘，這種安靜格外稀罕。我就坐在那裡，抵着自己的啤酒，望着兩個個步履閒適的行人，悠悠地蕩過街角，蕩到轉角後面漆成道那邊的鬧市裡去。一時竟有不知此身何處之感，久久不想起身。

剛來香港那陣，有位朋友常約我去九龍酒店二樓的酒吧飲酒。那間酒店地處香港最熱鬧的廣東道。那朋友來得多，跟侍應們都熟了，我們得以在靠窗的廂座據有一個「老地方」，靠在軟軟的沙發裡，往下看是都市的繁華，往上看是夜空的星光。點上一杯雞尾酒，要一兩樣小食，不過一百來元而已。有時還有可以隨便拿取的自助小食。這間酒店與以消費高著稱的半島酒店一街之隔，消費卻比那邊低多了。至少酒吧是如此。九點鐘左右，菲律賓歌手出現在樂台那邊，一般是一男一女，唱的大都是抒情的慢歌，輕輕的音樂，靜靜的歌聲，彷彿是我們那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聊之伴奏。我總是要一杯嘉士伯啤酒，感覺着那略帶苦味的清涼液汁慢慢滲入到勞累了一天的身體裡，心裡有一種回到搖籃似的安寧。

那幾年有愛飲酒的朋友們來港旅遊，晚上我總愛領他們去那裡喝一杯。後來把孩子接到香港，家務事纏身，就不再去了。如今也不知那酒吧是不是還在。菲律賓歌手呢？也換了一代人也？

# 奧登\* 十四行詩二首

馬海甸 譯

## 布魯塞爾的冬天

蜿蜒的冷街猶如纏結的舊繩，  
噴泉剛一噴出旋即凝結成冰，  
這座城市遂擺脫你，它已經  
失去了聲稱「我是實物」的稟性。

只有流浪漢和真正卑賤的人，  
才像他們確實知道身在何地，  
他們的悲慘把一切加以集集，  
冬天有如歌劇院簇擁着他們。

今晚閣佬的公寓聳立在高地，  
隔絕的窗戶像農莊般發着光，  
一句話像一輛卡車滿載意義。

僅僅一瞥已飽含着人的歷史，  
陌生人要權利只需五十法郎，  
用他的懷抱溫暖冷酷的城市。

## 蘭波

那些夜晚，鐵路拱門，天色陰暗，  
一無所知的，是他討厭的夥計們，  
這孩子身上，修辭學家的謊言  
像水管爆裂，寒冷造成了詩人。

他們羸弱和不拘小節的朋友，  
用美酒把他的感覺灌得昏亂，  
他再不聽早已聽慣了的胡謔，  
直到離開了豎琴，已不復癡軟。

詩歌乃是耳朵那特殊的頑疾，  
完美並不足夠，看來有如童年  
時代的地獄，他需得再嘗試。

眼下跑遍了整個歐洲，他夢見  
一個新的自我，兒子和工程師，  
說謊的人也接受了他的真實。

\*威斯坦·休·奧登（1907—1973）英國詩人，評論家，後入美籍。

# 西雅圖派克市場

再次來到西雅圖派克市場，是立春時日。不知道是不是天氣絢麗的因素，川流不息人羣的步伐好像都有些舒緩。這樣的好天，對於時常陰雨的西雅圖來說，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悠悠地走，慢慢地看，興許才是不辜負上天的賜予。

姚園

我來這個全美歷史最悠久的農貿市場，卻不是為了採購什麼，也不奢望能夠發現什麼，或者與誰邂逅。抑或如此才是構成一種自在的前提，就像市場招牌上那行走了百年的時鐘，不管時事如何滄桑，都不快不慢地從容運轉。

進門口的魚市（Pike Place Fish stall）創建於一九三〇年，為派克市場一道獨特的景觀。我想不是因為此地品種如何齊全，也不是因為貨品如何新鮮，而是它出售的方式好像前無古人。他們似乎不是在做生意，而是在布道快樂。他們藉着「飛魚秀」，讓一條條沒有翅膀的魚從前台北計手中騰空而躍，嘴裡還不忘叨喝着：「一條魚飛哦！」店裡其他正在忙碌的夥計齊聲應和：「一條魚飛哦！」當後台北計不差分毫地接着一六七米外飛來的大魚，引來的豈止是喝彩歡呼聲。原本有些猶豫的顧客在這種歡樂氣氛的感召下，紛紛掏腰包下單。遇着有顧客欲嘗鮮的，店員還會拽過一隻蟹腿，一拳砸下，利索地剝出蟹肉，供大家品嚐。

他們愉悅了大家，也愉悅了自己。與其說他們是在認真工作，不如說他們是在享受工作。這種快樂的經營模式衍生出一種「享受工作快樂」的文化。店裡的貨架上除了擺放整齊的各種海鮮，還有幾本在櫃檯等待探尋者的目光翻閱。其中一本名為《魚！》的專著曾被《華爾街日報》評為工商類最佳暢銷書之一。根據派克魚店的故事製成的「成功學」錄影帶，猶如一個傳奇，在網絡上廣為流傳。不但如此，他們還開發出自己的品牌，諸如海鮮製品、禮品、調料、衣帽等。

有一點讓我疑惑的是：春寒地凍的天氣，也就是說我們圍觀的遊客一個個都還在冬衣在身之際，店員們為什麼能在開放式的市場（沒有暖氣）穿一件短袖T恤？而且他們的手常常觸摸的又是冰冷的冰塊。是什麼練就了他們抗寒的體質？

但當我的眼瞞觸及到他們身上的圍裙，我忽然想到我遠在天國的外婆，她以前在廚房的時候也繫着這樣的圍裙，卻經常被年幼的我無故解開，我固執地以為那樣影響了她的形象。殊不知它會暈染出另一種美麗——勤勞無私的美、任勞任怨的美，如眼前的這些繫着「聞名世界的派克魚店」字樣圍裙的小夥子，散發出一種工作的美好。

離魚市不遠處的一家名為 Athenian 海鮮餐

廳是當年（一九九三年）榮獲金球獎提名和一九九四年奧斯卡提名的電影《西雅圖不眠之夜》男主角湯姆·漢克斯和朋友一起用餐的地方。從此，那畫面的海報便高掛在那餐枱上。

數年前決定從外州搬遷至此，曾有朋友問我是不是受了《西雅圖不眠之夜》的影響？坦率來說，那時我還沒緣與她相遇。觀賞此片是在此居住後的一次飛機上。或許女性心裡都潛伏着一根柔軟的神經，只要找到與自己心裡暗合的東西，自然而然的柔情，讓人在剎那間歡喜憂愁。

《西雅圖不眠之夜》的浪漫婉轉出來的若有若無的哀愁、細細綿綿的溫柔，盈滿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意營造的那種甜蜜，令人久久沉迷玩味。因為每個人心裡或許都有一座愛的豐碑，骨子裡或多或少潛藏着一種浪漫的情緒。

影片中有一句話一直讓我難以忘懷：「Love is magic」。愛的感覺是奇妙的，能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。只是愛也是易碎的玻璃，懂得珍惜和善於經營的會讓愛永遠如初升的太陽。Athenian 餐廳將《西雅圖不眠之夜》的海報高掛，抑或就是給路人或者用餐的人這種提醒。

派克市場還有一個驚世駭俗的口香糖牆（Gum wall），它位於市場底層的劇院，因一九九三年的某一天人們在排隊等候入劇院時，不知是誰突發奇想將硬幣用嚼過的口香糖黏在牆上，也不知為什麼大家要繼而效仿，是無聊，還是能從這種發泄中擷獲什麼？時間一長，竟密密麻麻覆蓋了整幅磚牆，據說高達百萬塊吧。當時劇院工作人員也不是視若無睹，曾經努力清理過兩次，但最後還是放棄了。到一九九九年，當市場管理了解這面牆宛如加州聖比斯保郡知名的泡泡糖巷，決定放任自流，並宣布口香糖牆正式成為「旅遊景點」。

二〇〇九年美國旅遊評監網站「Tripadvisor」開展票選全球最勝景點的活動，這面口香糖牆戴上了亞軍的「桂冠」，但噁心程度卻是高居榜首。結果不但成為荷里活電影《愛上你愛上我》中的一個場景，而且還引來一大批世界各地的遊客，他們是想一睹廬山真面目，還是想藉此也讓自己的唾液留痕？

誰真正能做到榮辱不驚呢？誰都不是聖人，誰走累了，都想歇下來，抑或派克市場對面的Starbuck（星巴克）咖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要知道Starbuck是從這裡

開始啓航她的夢想，那是在一九七一年，西雅圖的兩位老師 Jerry Baldwin 和 Zev Siegel，和一位不起眼的作家 Gordon Bowker 受皮特咖啡公司（Alfred Peet）影響，才合夥開了這家咖啡店。

「Starbuck」——據說它出自美國著名作家赫爾曼·梅爾維爾（Herman Melville）一八五一年的小說《白鯨記》（Moby Dick）裡捕鯨船上一位大副的名字。而她上面的Logo（標識），則是一條對所有船員和漁夫抑或都充滿誘惑的戴着王冠、赤裸乳房、雙尾分開的美人魚——有人說它是希臘神話中的海妖塞壬（Siren），也有人說它出自十六世紀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美人魚。表面上看，它與「咖啡」這個概念似乎無關，但小店生意卻異常興旺，雖然當時它只出售咖啡。而「美人魚」是不是功不可沒呢？誰能真正抵擋誘惑？

而這家小店並未滿足現狀，一位名叫霍華德·舒爾茨（Howard Schultz）的「每日咖啡」老闆也正對它「虎視眈眈」，結果於一九八七年將它收購，之後便對Logo美人魚，進行一定幅度上的修改。他將美人魚的乳房用頭髮遮掩，尾巴作了修剪，頭上的王冠改為中間是一隻五角星的星冠，選用「每日咖啡」的綠色

，取代了星巴克原來的咖啡色。店裡黑板功能表上除了增添不同口味的咖啡，還有茶、餅乾及蛋糕等。這樣一來，似乎契合了學生與都市白領的審美情趣。很快，美國、乃至世界各地都颯起一股星巴克之風。

想來霍華德·舒爾茨的父親該含笑九泉了吧，他當初辭職開咖啡店是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，發展到現在的咖啡王國，或許就是他自我或者說理想的一種實現了。

當我順着人流緩緩而入這Starbuck的老巢，我並未急着去點一杯我喜歡的卡布奇諾，而是朝左邊擺滿了印着原始Logo的咖啡壺、咖啡杯和咖啡豆、咖啡粉的貨架走去，我想去買一個地道的咖啡杯送給國內的友人。每次回國，我們都要去星巴克。猶記得那次是我父親走後不久，朋友又約我去星巴克。那天晚上，我們持着一杯不同口味的咖啡在露台，我們說起了詩的情懷，說起了色彩與性格的關聯，說起了我父親離去後心裡的孤寂……可我們好像唯獨沒有提及杯中的咖啡。有些味道是難以言說的，而咖啡給我給你的也許不是人世間的苦或甜，而是當這個世界都棄我們而去時，那份執著與安寧。

而眼前的星巴克，與遠在故鄉的星巴克，甚或其他咖啡店，從本質上端視，又有什麼截然不同的呢？不同的或者說難以把握的永遠的是人的心境。但只要我們換一個心情，換一個視角，一切既沒有那麼宏大，也沒有那麼缺一不可。

再回到這裡的派克市場，自然值得去賞去寫的不止這幾個地方，但我選擇就此擱筆，抑或是為了留給後來者的赫然發現吧。

在發現中快樂，在快樂中享受轉瞬即逝的生活。



稿例

逢星期日出版

本報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 [tk1902617@hotmail.com](mailto:tk1902617@hotmail.com)